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警世陰陽夢

第十九回 擅立內操

話說魏忠賢立威內外，紊亂朝政，並沒個人敢說他。五虎造謀行事，五彪用刑殺人，普天率土的政務都在掌握中。崔呈秀道：「我們如今騎虎之勢已成，須要算定，深根固蒂，無漏無遺，必久必固，才好哩。天下事機不可知，人心變幻不可知。倘或生出一個奇男子來，有些膽量做得事，有些識見行得通，一時提醒了眾人。齊心來攻我們，他的題目來得正氣，人心歸順，舉起義兵，望風而來，將如之何？我們如今黨羽雖多，真心腹能有幾人？文官都是空口，武官都是空手，拿什麼來應敵？」那魏忠賢道：「這是崔二哥的深謀遠慮。咱如今看來，朝廷的大權，我一手拿定了，還愁什麼來？雖然這也是眼前的事，崔二哥有妙算說來。」崔呈秀道：「昨日沈崔獻個計策，極說得是。」魏忠賢道：「他怎麼說？」崔呈秀道：「他說為今之計，先要設立內操，訓練三千精兵，日夜提防，使人不敢窺視。日後要圖大事，亦可內應。」正是：壓制人心銷弭，外變第一著急。

魏忠賢大喜道：「咱正有這個念頭，甚合吾意。須要先設法錢糧。」那李貞在旁說道：「只是太祖的寶訓，不許蓄內兵，雖設立有四衛，備而不操的，只教防護在外。這是太祖的深意。宮闈大內，豈容兵刃交接，且是太祖爺立法甚嚴。殿門一開：『有持寸刃入宮門者。絞！入皇城門內者，杖一百，發邊遠充軍。』又：『向太廟宮殿射箭放彈者，絞！』太祖爺垂誠深嚴，聖子神孫世守的，那敢擅自創立內操，恐怕有人說抗違祖制，這個罪可當得起的嗎？」魏忠賢變了臉道：「如今哪個敢來說咱，他不要性命的！難道又生出一個楊漣來？待咱行一行看，若有人來說，頃刻就叫他死。」魏忠賢原是膽大氣粗的人，有了這樣權勢，目中無人了，便立起內操，自己訓練。托劉嶠為軍師，日則教習將領弓馬，夜則談兵講武，便做招亡納叛的事了。外廂一聽見設立內操，是那些沒身家無籍之徒都來了。魏忠賢自家的親戚、羽黨、強盜、刺客、東虜、西越的人，都托名內相家丁，逞他的志胡弄了，哪個敢說他們半個字兒？因此不及一個月，到有四五千，立個營房，叫做忠勇營。魏忠賢的本意，設這一營兵，原要謀亂。只捉個空兒，忽發在肘腋間。著實把金錢來散漫，固結人心。每逢自己閱操這一日，勝是御操哩！怎見得，但見他：

簡選精兵，訓練大內。金鼓震天，旌旗蔽日。刀槍密布如林，炮石轟雷奮擊。中列著大璫，個個鱗衣帶，兩行壯士百人，懸牙牌，穿繡衫，纏繫大帽，侍衛森嚴；外繞著雄兵，人人勇巾利刃，一陣虎賁千騎，披鐵甲，頂紅盔，汗血神駒，圍匝層迭。肅清隊伍，誰敢參差跬步；盛壯威容，咸尊紀律軍前。魏忠賢口吐機鋒，將領伏聽其籌畫；手持令幟，士卒悉受其指麾。金殿風來，龍蛇竟走於九旒之端；角弓弦動，燕雀高飛於五雲之外。

魏忠賢閱操畢大喜，心中暗想道：「我有這營精兵擁護，要圖大事，只在反掌間。」操罷，重賞三軍。人人得其歡心，個個聽其調用。把魏忠賢的威勢，越發弄大了，就是駕上一般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劉嶠與忠勇營這些將領談兵，魏忠賢密地裡來聽，也要弄個學問。彳進來問道：「咱聞得人說兵家這孫武子□三篇，就如那秀才家的《四書》，須要講得明白，用兵時好隨機應變，不戰而勝的。可是這等說？」劉嶠道：「自然。那為主將的不通曉孫子□三篇，如何行兵？」忠賢道：「劉先兒你把這□三篇名目說與咱知。」劉嶠道：「孫武子名臚，戰國時名將。所著□三篇內，第一《始計篇》；第二《作戰篇》；第三《謀攻篇》；第四《軍形篇》；第五《兵勢篇》；第六《虛實篇》；第七《軍爭篇》；第八《九變篇》；第九《行軍篇》；第十《地形篇》；第十一《九地篇》，第十二《火攻篇》；第十三《用間篇》。」

劉嶠講完了，各將領一齊朝著魏忠賢磕頭謝道：「今日蒙千歲爺訓誨，某等當殺身以報。」魏忠賢聽這劉嶠講得心裡爽快，眾將領又叩謝他，魏忠賢大喜道：「咱設立這忠勇營，將帥有經濟，士卒有膂力。可謂天下無敵了。」賜酒宴會，犒賞三軍。正是：門迎珠履三千客，戶納貔貅百萬兵。

立了內操，無人敢說，便要佈置外御。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